

第六章 結論

本文研究的目的，主要係針對印度為近代新興崛起的國家，不論在政治、經濟、科技與軍事上都有顯著的進步，其國力的提昇已不容輕忽。而冷戰的結束並不代表世界各地威脅的消失，反而衍生出區域性小規模的衝突增加，如核、生、化武器與導彈技術的擴散、恐怖主義的威脅、區域強權的崛起等，使得國際的安全環境發生了變化。而國際格局從「兩極」走向「多極」體系，使得這個位居世界超強獨霸地位的美國，在國家利益與國際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美國為維護其在亞太地區的廣大利益，必須尋求與他國結盟，方能維持其原有超強地位，來因應日漸強大崛起的中國，而印度的崛起也就成為美國眼中的最佳對象。從本次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到美國是影響國際權力格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國政策會隨著美國國家戰略目標的調整而有所改變。以下就美國南亞政策的調整，對美、中、印三方對外關係的轉變，提出下列的研究心得。

第一節 研究結果

壹、國家利益影響美國的南亞政策

一、冷戰時期未受重視的南亞

在杜魯門與艾森豪政府時期，美國為了執行戰後歐洲復興的工作，提出了「馬歇爾計畫」，將重點置於歐洲國家戰後的重建工作。美國認為西歐國家若遭受希特勒政權統治則難以接受，將勢必威脅到美國在歐洲的發展與利益。杜魯門總統為了捍衛歐洲世界所帶來的利益，乃藉由馬歇爾計畫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來重申其立場。因此，杜魯門主義是以外援政策為主軸，而對象則是以歐洲復興為重點，南亞地區並未列入其援助範圍內。

在甘迺迪時期，美國對於西歐國家的殖民主義始終採取了不滿與反對的立場，也包含了美國對印度獨立運動的支持。自從 1954 年以後蘇聯開始向亞、非地區國家發動了經濟文化攻勢，提供經濟、技術上的援助，以便與西方國家展開對抗。為了凝聚這些脫離殖民統治而又落後的國家對美國的向心力，美國勢必要在對外政策中有所調整，支持反殖民主義，經濟援助落後國家，以維持美國在國際上的威信。美國在非不得已的情況下，不輕易與共產主義進行鬥爭，也無意使東南亞成為一個反共的軍事基地，美國應把軍事武力鬥爭轉變成為政治經濟上的影響力。1961 年 5 月

中旬，美國、英國、加拿大、西德等五國在華府討論如何經援印度第三個五年計劃。從經援印度的計劃，以及任命新政派經濟學家格布萊斯(J. Kenneth Galbraith)擔任駐印度大使，不難看出甘迺迪政府運用印度來遏止共產主義擴散的「東南亞政策」。

尼克森總統認為重建國際秩序可以分擔美國戰後所承擔的責任。尼克森政府希望能建構一個「五角格局」(pentagonal arrangement)，使得美國、西歐、日本、蘇聯和中共這五個國家在競合過程中形成平衡。然而在這一個新格局的構思中，唯獨印度未能列入其名單中。美國對於亞洲問題雖然重視，但就尼克森的觀點認為「亞洲問題」的重點應放在東亞，印度次大陸地區顯然未能被重視。且當時美國因越戰問題始終困擾著尼克森政府，因此對亞洲的重心逐漸轉向與中共示好，以化解美國國內對於越戰問題的不滿。

卡特總統任內期間，美國面臨到國內及國外兩方面的各種問題。國內經濟面臨失業和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在國外方面，美、蘇關係因蘇聯入侵阿富汗而陷入低潮。雖然美、蘇兩國在1972年完成了限武談判(SALT I)，象徵著兩國友好關係。而卡特認為美國應繼續維持並擴大與蘇聯的良好關係，原因是蘇聯勢力有逐漸向南亞地區擴散的趨勢，除了維繫與蘇聯關係正常化之外，另一種方式即運用「親印策略」，來穩定南亞地區情勢。

雷根總統具有明顯的反共立場，由於蘇聯駐軍阿富汗，有可能將利用此機會南進印度洋。雷根政府基於美蘇關係驟變，對於南亞地區的政策中希望達到以下的目標：第一、加強圍堵蘇聯勢力的能量；第二、穩定美印之間關係，以減少印度對於蘇聯的依賴；第三、減少區域的核武擴散。除了維持與印度關係外，另也運用軍售加強對巴基斯坦的援助，以增加圍堵共產勢力的能量。

布希面臨國際局勢進入冷戰結束之際，在國內財政赤字與經濟低迷的情況下，對外政策將趨於保守，並反映在美國對南亞的政策上面。由於蘇聯的瓦解，代表著全球性對抗時代的結束，從1992年初美國國防部研擬出七種軍事威脅，未將南亞地區納入，但是南亞地區卻隱藏著印、巴核武研發與衝突危機，因此核武威脅與擴散問題仍為美國所擔心的。布希政府上台後，其對南亞地區所重視的即是防止核武擴散的問題。由於印度堅持研發核武的強硬態度，卻拒絕在限制核武與飛彈發展上做討論，顯見布希政府在此一議題上的努力，仍無法打破限武談判的僵局。

二、冷戰後權力真空與美印關係升溫

(一)蘇聯瓦解與亞太地區權力真空

1991年蘇聯政體瓦解之後，冷戰局勢隨之結束，東西之間的對抗也趨於緩和。而未改變的是，美國仍希望能夠繼續維持世界超強地位。而蘇聯原先在亞洲地區的勢力也逐漸式微。而蘇聯解體導致了中亞五國脫離俄羅斯而獨立，由於中亞地區蘊藏著豐沛的戰略能源（石油）物資，且為連接歐亞大陸的中心位置，因此戰略重心便轉向中亞地區。冷戰時期蘇聯入侵阿富汗，同時俄、印維持了良好的軍事關係，使得蘇聯勢力一直長駐於此。美國憂心其影響力在此一情勢發展下逐漸消失，從出兵阿富汗乙事，來鞏固美國在此區域與印度洋戰略地位中可以證明。另外早在「911」事件發生前，美國與烏茲別克即展開石油開採上的合作，而吉爾吉斯方面，美國也利用反恐的名義與該國合作，吉國同時提供空軍基地供美軍使用，顯示出美國利用前蘇聯退出在該區域原有勢力之際，極欲填補此一權力真空，以穩固其世界霸權的地位。

(二)柯林頓政府的擴大交往原則

柯林頓政府上任後的優先工作即是阻止核、生、化武器的擴散，從1993年7月柯林頓訪問南韓及朝鮮半島非軍事區時，提議如果北韓放棄核子武器計劃，美國願意與北韓之間外交、貿易關係正常化，由此可證明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仍是美國當時的重要政策。1994年6月美國總統柯林頓提出了「交往與擴大的國家安全戰略」(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強調「安全、經濟、民主」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因此該時期美國強調以經貿合作、恢復軍事合作論壇、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與印度建立實質緊密的關係。

(三)美印戰略夥伴建立

由於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各區域國家聯盟之興起、以及面臨新興大國紛紛崛起的影響，美國擔心中國國力將在未來凌駕於美國之上，成為世界強權國家，故美國政府更改以往立場，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的角色，同時與印度建立成為「21世紀戰略夥伴關係」，來反制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因此，美國從「多邊主義」轉變為「單邊大戰略」的策略，尤其在「911」事件後，運用擴大全球反恐

戰爭的機勢，加強對區域的影響層面。在 2005 年美國小布希總統與印度總理辛格共同聲明兩國在全球性事務合作的決心，美國並將與印度建立成為 21 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而美、印結盟，有利於美國在亞太區域的經營，且可獲得掌控印度洋地緣戰略的優勢，充分掌握世界的能源戰略地位與分配。在國際權力格局上將可抑制中國對其權力地位的挑戰，繼續維持美國世界獨霸超強的地位。

貳、中國和平崛起對美國的衝擊

一、中共「新安全觀」

就中共「新安全觀」的觀點來看，其內涵充份表明了中共在面對美國單一超強與獨霸體系下，反對大國干涉國家內部事務，與侵犯他國主權的行使。並且強調各國應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共同尋求與他國的合作關係。中共認為美國不應挾其優勢之經濟與軍事能力，來干涉他國的內政與主權之行使，對於區域或國家發生爭端時，也應遵循此一原則來化解紛爭，而不是單靠其優勢之軍事打擊能力來處理。

所以中共特別強調在現今國際局勢中，應充份尊重各國主權之行使，同時主張在重視軍事安全的同時，更應強調國內政治、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國與國之間政治、經濟和外交關係的改善成為實現國家安全利益，促進地區和全球安全與穩定的主要途徑，且各國應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透過對話與合作增進相互瞭解與信任，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爭端，確保國家及國際間的和平與安全。因此積極與俄羅斯建立關係，擴大與歐盟的合作，並與印度建立睦鄰友好關係，以求突破美國新圍堵策略對中國的制衡。

二、「和平崛起」與反霸權主義

1992 年國際興起「中國威脅論」後，「中國的崛起」及其意涵便成為國際與學術界討論的焦點。1992 至 2003 年的十年間，有關中國崛起的討論大致可分為兩大類：第一是強調中共經濟力量在世界經濟形勢中的角色；另一類是針對中共軍事力量對亞太地區戰略格局的衝擊。2002 年末，中國發現美國政界對於「中國威脅論」感到不安。由於在「崛起」的過程中，國際地位將不斷提昇，並且和世界上處於支配性地位的國家逐漸接近。因此學者建議中共中央應修正為「和平崛起」的戰略，強調中國選擇自力「和平崛起」，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然後再以自己的發展

來促進、維護世界和平。中國在將來有可能成為世界大國，但現階段無法抗衡美國獨霸地位時，希望在和平崛起的進程上，防止美國所產生的制約力量。

有鑑於此，中共一直保持低調，避免造成相關國家的壓力，而一再宣示其崛起是屬於「和平的崛起」，重申和平崛起的意義為「努力發展和壯大自己，並維護世界和平；崛起基點主要在獨立自主；堅持開放與平等互利原則，與世界國家發展經貿；崛起需要長期奮鬥；崛起不會妨礙、威脅、犧牲任何人，現在不稱霸，將來強大永遠也不稱霸」。從中國對於「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的論述中，不難發現中共對於美國獨霸全球地位的「反霸」心態。

參、印度「不結盟」與成功的外交戰略

一、冷戰時期的聯盟與對抗策略

印度在南亞國際政治與外交發展的歷史，可區分為兩個階段。在 1990 年代以前，因受到冷戰思維的影響，印度採取了「聯盟」、「對抗」的策略，來抗衡中共與巴基斯坦的威脅。到了 1990 年代之後，則致力於加強與周邊大國的外交關係，同時也降低了與中共、巴基斯坦的衝突。在冷戰時期因美國對蘇聯執行了圍堵政策，蘇聯為突破此一防線，乃積極尋求他國來加以反制。因此，在冷戰期間，印度採取了與蘇聯結盟，利用後者對其的援助，以對抗來自中共與巴基斯坦方面的壓力，使得印度能在冷戰期間逐漸增強國力，爭取其在國際上的地位。到了 1991 年蘇聯瓦解後，蘇聯對於印度的影響力隨之減低，印度為了能夠在南亞地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而逐漸向西方世界與周邊大國建立良好關係，為邁向區域大國地位做準備。

二、全方位建構綜合國力

由於現今國際出現多極體系，印度方面深知「聯盟」與「對抗」的策略，似乎已無法保障國家安全環境，以及處理周邊國家（中共與巴基斯坦）問題上可獲致的優勢，所以在對外政策上做了調整，開始積極推動多邊外交以顯示其大國的地位。1998 年 3 月 19 日瓦杰帕伊就任印度總理，人民黨組閣後立即對外宣佈新政府的外交戰略。印度各部門領導人認為美、印兩國發展全面的關係，將有利於其經濟發展，對印度國家安全獲得保障，同時利用美、印合作關係後，更可提升大國地位，對於躋身進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身分更具有深遠的意義。

同時，自人民黨執政以來，印度加速整建軍力，政府不斷擴張軍備力量，並提高軍事水準，增加國防預算，同時隨著經濟成長而不斷加強，未來勢必將更多的資源挹注在國防事務上。拉奧政府上台後，實施了舉世矚目的「四化新經濟政策」，該政策強調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與私有化的經濟特色。蘇聯解體後，印度的菁英和決策者更是將謀求世界大國地位做為印度的戰略目標，並全面調整對外戰略，積極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除了重建印、俄關係外，另一方面也開始與世界唯一超強的美國開始接觸。在核武研發方面，為防止中、巴兩國在核能技術的合作，必須維持優勢的核武戰略能力，並與美國加強核能科技的合作，以便在處理邊界問題上能獲得威嚇性的優勢。更重要的是，印度躋身進入核武國家行列之後，對於其爭取聯合國安理會理事國席位，將有莫大的影響力量。

第二節 研究心得

壹、美中印三邊的「合作關係」型式

研究後發現，美、中、印三邊的關係處於「合作」的型式，從基歐漢對於國際間合作的內涵來看，三個國家之間「合作」的機會遠勝於「和諧」與「爭鬥」。由於中、印兩國為近代新興崛起的國家，在經濟與科技能力已呈現大幅進步，綜合國力亦不容忽視。雖然在軍事實力上仍無法與美國相抗衡，但是兩國一旦結盟後，勢必衝擊到美國在世界的影響力，美國必須釋出更多的誘因，來打破中、印合作與美國對抗的權力格局。而美、印兩國均為民主政體國家，美國當然視印度為最佳的盟友，而一向強調民主自由價值的美國而言，勢必拉攏印度來對抗崛起的中國。當今的小布希政府，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的角色並不為過。

中國經濟實力的崛起為世人有目共睹，而對於世界經貿的影響力也日益加深。而軍事科技的實力正邁向大國之路，尤其在航太與導彈技術上更是突飛猛進，在軍事方面則對美國構成了極大的威脅。中國為共產主義國家，與西方世界所強調的民主價值格格不入，中、美關係熱絡，將不利於美國在世俗眼光中自由民主國家的形象。因此美國必須尋求多個忠實盟友，藉以圍堵中國勢力在亞太地區崛起的事實。中國的反霸心態，強調世界應和平共處，維持一個和平的國際新秩序，不應由某一國家或某個強權勢力獨霸全球。中國必須結合區域強國，加強與「中俄、中印」關係，利用「上海合作組織」來制衡美國的霸權主義，以維持其和平發展的進程。

印度成功的多面向外交與「不結盟」策略，成功的獲取美、中競爭下的利益。印度利用與中國、俄羅斯實質關係的發展，來爭取世界大國地位（如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選擇與大國多方面的合作來促進自身的發展，以鞏固綜合國力之提升。若與美、中對抗或爭鬥，除了抑制了本國經濟貿易與社會建設的良機，更增加了國家外在安全的威脅。不論「美印戰略夥伴建立」或「中印合作反霸」的合作架構下，三方國家都希望藉由兩國的合作關係，來對抗另一個強國的權力平衡策略，證明了美、中、印三邊屬於競爭暨合作的權力格局。

貳、中國面臨的新圍堵

美國為了遏止中國和平發展，可能對國際權力格局造成的失衡狀態，因此在「911」事件發生後，擴大了亞太區域的戰略層面。雖然在冷戰時期圍堵共產勢力擴張的西太平洋島鏈戰略不再，但從美國的先制戰略與國家利益目標調整的情況下，仍形成了一道封鎖線來遏阻中國勢力的崛起。美、印關係的發展，鞏固了美國在印度洋的戰略地位，美國在中亞、中東地區的駐軍，將有效監控中共在周邊的軍事動態，尤其是核武導彈與航太技術上的發展。美、澳軍事同盟與東南亞國家的海上聯合軍演，更強化了美國扼控海上交通線的能力。美、日安保條約的再修訂，更箝制住了中國遠洋戰略的發展。從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佈局中，與各國合作的情況下，都將對中國形成了 21 世紀的新圍堵態勢。